



视田洲的收获季节。黄春平摄



视田洲全景。段巨立摄

地名记忆

记事本

关于辣椒的往事

刘文清

前些日子,老家在湘阴县的小甘同学快递来一份辣椒,就是“盛名在外”的那种。看着这可爱、可食的名椒,我真不忍心下口,生怕暴殄天物,而脑海里关于辣椒有关的话题却放电影似的浮现出来。

改革开放前的农村,虽然家家户户都养着猪和牛,鸡鸭狗,但能吃上一餐肉食,却是奢望,炒菜时能见着点油星,都要谢天谢地了。牛要耕田翻地,生猪要上交公家,大黄狗要看家护院,只有鸡鸭,却是要逢重大节日或是家里来了贵客,才有打牙祭的机会。所以农村的孩子,除了盼着过年,便是盼着家里有客人来。

每年一到端午节边,农家院子里,房前屋后,齐腰高的辣椒树上结出长短不一、粗细不等的辣子,一簇簇的,泛着青绿或墨蓝的光。苦瓜黄瓜南瓜什么的也开始成熟。这个时候,也正是农家稻米青黄不接之际,父母便把这些瓜果蔬菜摘了回来,做成一桌蔬菜宴,名曰“吃青”,多少带点仪式感的性质。农村娃对此却不屑一顾,没有丝毫兴致,他们心心念念的是我要吃肉吃内吃内。这些瓜果蔬菜,能生吃的,早在未成熟之时,就被我们染指过了。比如黄瓜,小孩从瓜藤棚架上硬生生地扯下来,将瓜刺用双手一搓或在衣袖上一擦,直接就入口了。那成熟的辣椒,把蒂子掰开,抠出里面的辣椒籽,撒一点食盐进去,吃得津津有味嚼嚼脆。

说起这辣椒,真是让人爱恨交加。辣椒树上,浸透了我童年少年时的辛勤汗水、辛劳眼泪,被絮塘(地名)可以作证,新屋屋(地名)可以作证。

那时,父母给我的任务之一,就是每天放学后给辣椒树浇水。父亲把两指高的辣椒秧苗种下后,浇水就成了我的必修课,雷打不动。只要天不下雨,放学后我就要提个铁皮桶,穿上瓢子,跋上人手把,去给辣椒苗浇水,我心底是十二分的不情愿。还真不是我懒,里面的缘故请听我慢慢道来。当时,父亲在村里开垦荒地种辣椒,两块地相隔有一定的距离,一处在被絮塘,一处在新屋里,两地取水的方式也很不一样。

被絮塘,水面面积相当于一座小二型水库,水源充足。但是从村上过,一个单程有一公里,且必经一大片山林,林中遍布坟墓,时间又近黄昏,路上极少遇到行人,独自走在路上,总感觉被人跟踪,常让我毛骨悚然、脊背发凉。

新屋里是位于村水库大坝下面的一片菜地,有水渠从菜地边经过,却形成了一定的坡度,菜地高水渠低。我要从水渠里用铁皮桶盛满了水,再费九牛二虎之力提到菜地,用瓢子舀了水,在辣椒树根部一棵一棵地滴灌,小心翼翼地,不浪费水,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往返提水的次数和劳动量。

给辣椒树浇水,傍晚是最佳时机。太阳落山后,气温降了下来,池塘沟渠的水温自然也降下来了。水浇过之后,被太阳曝晒了一天蔫巴巴萎蔫的辣椒树,一片片的叶子顿时舒展开来,一下子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父亲说太阳未落山之时浇水,容易灼伤辣椒树。父亲的说法是不是有科学道理,我终究还是没有去验证。这个浇水过程,一直伴着辣椒树生长的整个过程,从秧苗长高、开出小白花直至结果、扯树。多少个日落黄昏,多少次蚊叮虫咬,多少回汗流浹背,多少遍辛苦抱憾,无以计数。

孩童时,我生活在永州宁远县。当地有民谣说:进了宁远界,没有辣椒不成菜。辣椒在宁远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而全县的辣椒,又数太平生产的辣椒最为出名。太平当时是区公所驻地,人称“火烧墟”或是太平闹子。此地距县城近30公里,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田少土多,是出了名的干旱地,辣椒为太平的一大特产。这里种植的辣椒个头长又尖、外观鲜艳、皮肉厚实、辣味十足、回味无穷,是制作剁辣椒、干辣椒、辣椒酱、辣椒粉的绝佳原料。在辣椒成熟季节,周边十里八乡的村民乃至县城的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去赶太平闹子买辣椒。换了现在,“火烧墟”又是网红打卡地。

那时伯父在太平区公所当干部,每年暑假我有四分之一时间呆在太平,与几个兄弟玩得乐不思蜀。终究是抵挡不住“太平辣椒酱”辣椒酱的强烈诱惑,在返回村上的某一天,我向伯母要两瓶辣椒酱说是带回去给父母试味,其实是私藏了自己的小私心。一款料当自行行至路全村下那个大坡时,单车后轮压在了一个较大的卵石上,霎时措手不及、人仰马翻,黄挎包里的玻璃瓶破裂,辣椒酱把整个黄挎包都染红了,我懊悔不迭。

在株洲工作生活多年,说起辣椒,溁口区王十万的黄贡椒给人印象深刻。由于地处湘江边,泥沙淤积形成的特殊砂质土壤,王十万几个村庄种出来的黄贡椒皮薄、肉厚、色艳,无论是用来炒肉,还是盐焗干椒,或是剁辣蒸鱼,那种辣、香、脆、甜的滋味,直入味蕾和肠胃,让你欲罢不能。

还有醴陵市明月镇生产的玻璃椒,也是独具品相和风味。辣子呈牛角形状,深红色,表面光滑透明如玻璃,置于阳光下,辣子等内物一览无余,且汤色红亮,辣中带甜、辣香浓郁云云,当然我也只是听说而已,毕竟尚未试味,不作评价,权且把这一美好的期待当作希望吧。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平常百姓家的饭桌上,家乡宁远的辣椒,能与湘阴樟树港辣椒、溁口王十万黄贡椒、醴陵明月镇的玻璃椒,不期而遇,既满足了食客们的需求,又富足了菜农的腰包!

蛙声十里故乡路

马亚伟

夏雨初歇,我们一家人开车回故乡。渐近故乡时,忽听得蛙声阵阵。初夏时节,绿阴幽草,葱茏遍地,空气中弥漫着雨后清新的气息。此时的乡村,成了一幅水彩画,绿色显得那么纯粹和生动。在这样安静的画面中,蛙鸣的声音更响亮了。

上幼儿园的儿子忽然问:“妈妈,这是什么声音?”我说:“这是青蛙在叫!”儿子好奇地说:“青蛙的叫声不是‘呱’‘呱’的吗?”我被儿子逗笑了,他真是第一次听到如此“声势浩大”的蛙鸣。以前在河边,他听到过一两两只青蛙的叫声,没想到千百只青蛙齐声叫起来会是这般声响。

蛙鸣是乡村夏天的特色,在我印象中,蛙鸣能够为夏天营造一种气氛。我小时候一点都不喜欢蛙鸣,觉得太过聒噪。蝉鸣当然也是让人烦的,但一般是在午后,它们鸣叫到声嘶力竭,慢慢就被人们忽视了。可是蛙鸣是无法让人忽视的,它们的声浪太响亮,我总觉得它们的发声器官太强大了,以至于鸣叫起来整个村庄都被蛙声淹没。雨后或者傍晚,听取蛙声一片,那声音真无法让人忽略。

蛙声齐鸣,音调一点也不悦耳,像五音不全的人扯开嗓子狂吼一样。而且蛙鸣声响起,似乎永远也不会停歇,青蛙们使劲儿刷着它们的存在感,以证明它们是夏天的标配。单独一只青蛙的叫声也难听,“呱”“呱”,声音倒是洪亮,让人想到青蛙的白肚皮一鼓一鼓的样子。但青蛙的嗓门太粗犷了,不能发出一个优美的声音,它根本就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噪音者,虚张声势,实际上腹中空空。

小时候我对青蛙没有半点好感,连它的样子也讨厌。记得那时堂妹不知从哪里捉来几只小蝌蚪,吵着要给我小蝌蚪找妈妈,可能是刚听老师讲了故事。奶奶吩咐我们几个大点的孩子,带她去田里找。堂哥带着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奔向田里。青蛙放肆地叫着,我们循声而去,很快就找到了青蛙。堂哥眼疾手快,扑过去一把抓住了青蛙。青蛙背部是绿色的,白鼓鼓的肚皮,大大的嘴巴,两只眼睛特别突出,没有一点可爱的模样。堂哥把手里的青蛙塞到我手里,说:“拿着,我再去找!”青蛙到了我手里,摸到我滑滑的皮肤,吓得我赶紧把它丢得远远的。我感觉胳膊上的鸡皮疙瘩都出来了,这真是一种让人讨厌的东西。堂妹看到“小蝌蚪的妈妈”是这样子,不吭声了,立即拉着我们要回家。我想,大概没有女孩子会喜欢青蛙。

多年过去了,想起童年的片段,我忍不住不禁。如今再听到蛙鸣,竟然不觉得讨厌了,反而分外有种亲切的感觉。“人们常常怀念那些过去的事情,不是因为有多么美好,而是因为再也回不来了。”或许真的是如此。而且,因为蛙鸣与故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便觉得它们多了几分可爱。此去经年,很多事情和心情都改变了。就像儿时我觉得故乡偏远落后,千方百计要逃离,如今却觉得故乡可爱可亲,是我一生的惦念和依恋。再听到故乡的蛙声阵阵,我几乎听出了音乐的节奏和韵律。我要把关于青蛙的记忆,一点点讲给孩于。

岁月匆匆樱桃红,蛙声十里故乡路。你听,一只青蛙叫起来,必定有几只青蛙来呼应,它们像是相约着夏天歌唱。几只青蛙唱起来,千百只青蛙也会跟着一起唱,蛙声阵阵,好像是在为我指引归乡的路……

驾车出炎陵县城,沿106国道西行至炎帝陵牌坊,再左拐进入炎(炎陵)资(郴州资兴)公路,十来分钟时间就到了视田洲的地盘。

视田洲是炎陵霞阳镇的一个古老村庄,历史上视田洲曾一度称之为“捡田洲”,处沅水支流斜滩河的东岸,南与塘旺接壤,东与天坪相邻,是炎陵县难得的一块平坦开阔地,乃旧时朝廷御祭炎帝陵的必经之境。

建制流变

“平川漠漠雾层层,衰柳长堤几度兴。北去云山归楚岫,南来风雨过炎陵(指炎帝陵,编者注)。”留人鸡黍田间味,照我离愁夜半灯。双鬓渐看憔悴老,故人犹自说飞腾。”这是清雍正四年(1726)举人、炎陵本地人李杜的诗作《宿视田洲》。后人读罢此诗,便对视田洲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风物人情有了粗线条的了解。

《酃县志》载:在明景泰年间(1450-1456),一支段姓人由江西鄱阳湖迁入炎帝陵附近的康乐乡龙脑石,开基祖为段楚英。一段时间后,段姓人觉得迁入地离炎帝陵太近,为保护炎帝陵的风水,同时拓展自己的发展地盘,这支段姓人便顺水而下,在距炎帝陵约十里许的斜滩水改道而形成的乱石洲上找到了落脚处。

视田洲虽然处在斜滩河的东岸,身边就是滔滔的河水,但是要靠近眼前的河水弄到“洲”上来灌溉农田,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古时候没有现代的抽水机抽水,而传统的车水筒车在相对平坦的河道、地块又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先民们只好到山谷里去寻找水源。

为了把远处的溪水引进过来,这里的先辈们便上山砍伐树木或南竹,之后将原木人工开槽或将南竹的竹节捅穿作为引水管,一根根竹木管道互相连接起来,便可把远近不等的溪水引渡到田地里进行灌溉。这种引水的竹木管道,往时称之为“视”。视字从木,从见,见亦声。“见”意为“让人看到”“在明处”。“木”指引水的木槽。“木”与“见”联合起来表示“露天而建的引水木槽”。“视”字的本义就是愚笨、在地面上的引水木槽。久而久之,视田洲到处可见这种引水的“视”。

有了生产生活用水,勤劳的段姓人家便在这块地势平坦的乱石洲上,披荆斩棘,垒石筑堤,辟地造田。几年后这里便大变样了。段姓人认为,没花什么工夫就得到了一块安身立业的好地方,等于是“捡”来了一处好田地,于是大家就称之为“捡田洲”。由于“捡田洲”平坦开阔,陆陆续续又有多个姓氏家庭迁到了这里。久之,“捡田洲”便成了田土成片的大村庄。

后来,大家认为“捡田洲”明明是祖辈勤劳开垦的新天地,那里是什么“捡”来的?有人便提议借田间地头架视引水的“视”字取代“捡”字,同时“视”“捡”同音,于是“捡田洲”便改成了现在的视田洲。1958年9月实行人民公社化,视田洲村更名为新田大队,虽然村名有了明显的时代特征,但失去了地名的历史和文化。

1965年11月,炎陵县委、县政府从全县调集7000多精壮劳动力,

奋战两年时间建成河东渠道。渠道从上游鹿原镇黄石引水,途经20多公里,沿线灌溉面积3万余亩,昔日架视引水的视田洲不再为旱季缺水而发愁。

1996年炎陵县调整乡镇区划,实行撤乡并村,新田村借此良机中请恢复了视田洲这一传统地名。

名人辈出

视田洲地处斜滩河畔,地势平坦,昔日“御祭古道”从村境通过,是御祭官员祭祀炎帝陵的必经之地,视田洲人至今还在传说往时朝廷祭祖的壮观队伍和宏大场面。这里交通便利,1940年,就修通了炎陵县首条支线路(炎陵县城——炎帝陵),并有了过往村庄的客班车。视田洲人非常重视教育,乾隆年间,段姓有志之士创建“图南书院”,是炎陵地方志有记载的旧时18所书院之一,段氏族谱还载有《图南书院记》。如今,由村人投资兴建的卷耳一民居,再现了视田洲部分人文景观,被湖南省文旅厅授予五星级乡村旅游点。

段、周、金是视田洲人口最多的姓氏,现今全村12个村民小组机十架,他奇袭龙陵日军,收复失守龙陵,他率部投诚,后任株洲市政协副主席;有国民党起义将领金殿策,他率部在南京起义并将所管的军需物资全部交给人民解放军,把自己创办的私立“生源中学”赠送给了人民政府。

近代以来,视田洲可谓人才辈出。有1926年加入中共党员的段瑞,他与“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的段楠在炎陵创办失学青年文化补习班,从中培养训练农民运动革命骨干、发展党团员,段瑞后被国民党杀害;有血战龙陵的抗日战将周藩,他率部袭击日军机场,击毁敌机十余架,他奇袭龙陵日军,收复失守龙陵,他率部投诚,后任株洲市政协副主席;有国民党起义将领金殿策,他率部在南京起义并将所管的军需物资全部交给人民解放军,把自己创办的私立“生源中学”赠送给了人民政府。

最令视田洲人引以为傲的人物是世界第一位进入南极腹地的女科学家金庆民。金庆民1939年8月出生在视田洲。1957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1961年毕业时,主动要求分配到新疆。1981年,金庆民调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历任地矿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地质科学院南极研究中心主任。

1984年,金庆民只身前往西南横断山脉,7个月行程1.5万公里,收集百万字的地质资料和几百公斤标本。1986年10月,金庆民随中国第三次南极考察队赴南极。历时199天,环球航行3.7万公里,完成了海洋物理、海洋生物、海洋化学、海洋地球物理学和在南大陆山岩的地层层序和火山岩造岩矿物、冰雪和同位素研究工作。

1988年11月,金庆民参加中美双方联合举办的攀登南极最高峰——文森峰的科学考察。她孤身一人留在1200多平方公里的冰雪世界长达4天,征服了号称“死亡地带”的一切险恶,首次在文森峰发现较大规模的铁岩系及很有开发前景的铁矿,填补了文森峰山区地质学研究空白,成为世界上第一位进入南极腹地的女地质学家。1999年12月18日,金庆民因病在南京逝世。

真情

流年“借”事

李秀芹

小时候家里来客人了,母亲便差我拿着面瓢子去邻居家借面,而借来后母亲便烙饼款待客人,有时也借盐、借油。那个年代物资匮乏,互相借来借去,谁家也不觉得丢人。

那时白牙婶家的铁锅也有人借。其实家家锅是不缺的,但白牙叔是粮食局工人,端铁饭碗,家里常年不断油花,所以他家的铁锅天天做菜,有油滋润着,拿来炒菜能省几滴油。不然自家的铁锅数月不动一次,都锈迹斑斑了,倒上点油,都叫锈吃了。记得邻居二奶奶娘家侄儿来看她,她跑去白牙叔家借来了铁锅,高兴了好半天。因为白牙婶刚煎完小干鱼,锅还没来得及刷,二奶奶便去借了。那次二奶奶把锅端回家,就着鱼油往锅里磕了两个鸡蛋。借一次锅还是省下了半汤匙豆油。

1980年,我家盖房子,兜里一分钱没有全靠借。亲戚朋友都借遍了,买檩条的钱还不够。大姐之前已经借给了我三百元。那时姐夫是电厂职工,大姐说等姐夫开了钱,若我家盖房子钱不够了,再去她家拿。那天我和丈夫去大姐家借钱,大姐说,姐夫的单位还没开工资,等过几天让我家孩子来拿。过了些日子让大儿子去了,可大儿子到了她家坐了一上午,大姐也没提借钱的事儿。那天大儿子哭着走了回来,十岁的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尊受挫。

过了几天,我又让二儿子去。这次大姐开口了,说让孩子明天再来,钱一定备好,还嘱咐一定要他哥俩一起去,以免弄丢了钱。第二天一早,两个孩子便去了,这次果然借来了钱。我家盖房子一共花了两千多元,借了十几家才凑够的。

虽然大姐家借给我的钱最多,但因为借钱太难而让我心里对她有些许不满。我家新房盖锅时,大姐悄悄对我说,她那是故意为难孩子的,就得让他们知道父母盖房子不易,借了多少家,喝了多少眼皮汤才借到的。来年卖了粮食,我先还她家的钱,可大姐死活不要,让我先还其他人的。那时我才明白了大姐的苦心。

黄春平